

# 复工的复与杂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 days ago



2月23日，重庆北站，农民工在站台排队等候乘坐专列赴浙江绍兴相关企业复工。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/摄

本文约4282字

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

作者 |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程盟超

编辑 | 从玉华

一位村干部说，过去40多天，自己的心情在坐过山车。

最初是高兴的。春节前一周，外出务工者陆续开车返乡，狭窄的村道拥挤起来。他不自觉地笑，觉得这两年的扶贫有了成果。

很快就笑不出了。到腊月廿九，街道上突然没人影了，“比平时还冷清。”

举国安静时，农村有它的“高光时刻”：地方“硬核”封村、封路确实拦住了病毒，地广人稀的农村更安全，“还是老家好”。

如今，花开了，春耕要开始了。老人们重新坐到村口晒太阳；村民追问起干部，“啥时候彻底恢复？”

高兴没几天，新问题纷至沓来。

陕西的一位驻村干部动员村民去江苏南通务工，安排免费包机，全村没一人报名，人们想回原来的城市打工。

在云南，一位干部在深夜接到电话，来电者是他组织去浙江某县集体务工的老乡。到达时下着雨，一度没人来接，不少人淋湿了；后来当地告知：需求对接出了问题，暂时没岗位，只能先在宾馆待着。

吉林白城的一名村支书，最近几天不敢错过一通电话。村里80吨大蒜滞销了，他将自己的手机号发到网上，不止一次满怀期待地接起来电，对方问：能不能发10斤？

## 1

被通知要挨家挨户登门排查时，云南昭通的驻村干部孙雄和同事都还没准备好口罩。直到现在，孙雄一个口罩戴两三天，“基本还够用。”

各村道路间的卡点很快设置起来。山区下了很大的雪，帐篷几天后才到位。孙雄记得，有个卡点挨着民宅，大门外有个炉子。年纪大的干部撑不住，就蹲在人家门口蹭暖气。

河北邢台的一位驻村干部回忆，他们一开始只封了主路，上面工作组来检查，说田间小道也能走人。人手不足，他只能向村民讨铁丝，把路拦上。后来领导又来暗访，发现一些关卡没有额温枪。只用水银温度计，人一多，测量不及，便有疏漏，又被“从严整改”。

在湖北恩施，某村的第一书记丁锐已经40多天没回家了，常工作到夜里11点后。除了常规的排查、巡逻、报表、守卡，村里70多岁的老人痛风以及产妇临盆，都要照顾着送过关卡。村民需要的日用品，干部们每三天一次，集中去城里采买。

夜里，丁锐和同事打着手电在村里巡查，看到10点后还亮灯的家庭，要敲门去问，担心聚餐和赌博。但过去一个月，遇到最多的是家庭矛盾。有夫妻俩吵架，闹到双方亲友都赶来了。民警介入后发现，起因就是不能复工，车贷房贷都堆在眼前，女人嫌男人“没出息”。

“大家都在家憋太久了。”丁锐说。

同样是湖北恩施，另一村的支部书记覃章伟夜里时常开车到乡道上巡逻。有村民执着于探亲，趁着夜色赶山路，想溜过关卡。夜晚的山里很黑，车灯能照到很远。有人被发现了，便下意识地滚到路边，要么往附近的田里跑。春节以来，他自己就拦下了四五拨儿人。

“提心吊胆，我好累。”

覃章伟说，他尽力了，可总担心有地方没顾及到。万一有人感染，自己就有责任。

孙雄拿着铁路部门反馈的“武汉返回人员名单”挨家核实时，总有村民不承认，毕竟要居家隔离14天。最后的招数是“吓”：你们返回时乘坐的车上发现了疑似病例，很危险。

正月十五后，孙雄所在乡镇的关卡撤掉了，老百姓可以买菜、就医。走亲访友的人也多起来。头几日，镇里每天收到四五起报告——又有人跑到外地返乡，隔离期未满的人家串门。

办法只有一个：也隔离14天。只是每一户人家隔离，要搭上3个工作人员：村医，监督员，还有个送菜的，“行政资源占用了太多。”

到了3月，工作主题开始由“严防严控”变成“复工复产”。孙雄和同事们接到了新任务。全镇登记了大约5000名返乡劳动力，要督促4000余人最近外出务工。

截至目前，孙雄所在的山区乡镇，还有大约一半务工者没有外出。

“难啊。”孙雄在电话里苦笑。



湖北恩施某村村干部在雪天前往村民家为其测量体温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江勇（化名）和几十位老乡从云南山区来到东部某县，搭乘的是两地间组织的“点对点”务工大巴。30多小时的车程，他只吃了两碗泡面。但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，他一度感到期待。

山区里流传的招工海报上，他将要进入的这家电子厂设备非常现代。村干部发放的资料显示，保底工资5000-6500元，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；干满3个月，还有1200元的稳岗补贴。出发时，本市一位副区长亲自将他们送上车。这一切让他安心。

到达是凌晨5点多，一群人被放在住宿区门口。将近3小时后，有人开车过来，自称是中介公司的。江勇等人进到宿舍，心凉了半截：屋里堆满垃圾，厕所也堵了。

他们和厂里的老员工打听，干满3个月，奖金应该是4000元。有人猜测，中介从中抽成，便不想干了。比如江勇，他打算另寻工作。还有些老乡的身份证在中介那里，说是想要离开，得补交750元路费。

江勇老家的一位乡镇干部向记者证实了此事。“任务重，时间紧。”这位干部解释，“很大程度是政府和企业间对接没弄好。有些信息没核实。企业夸了海口，政府就信了。”

对于湖北恩施的丁锐，为难之处在于，越来越多村民想复工了。“再坚持十几天。”这是最近挂在嘴边的话。周边很久没出现病例了，追问“何时恢复”的人越来越多。

孙雄所在的镇，聚集打牌的人也逐渐多起来。他们去处理时，遇到的反驳都相似：你们关卡也撤了，还鼓励复工，咋就不让打牌？

春节后，邢台农村的部分小卖铺、诊所先被允许每天开放几小时，维持民生。同行们旋即到镇里问：他们能开，我们咋不能开？

“做生意的，不少都着急了。”邢台那位驻村干部说。

这其中，种养殖户恐怕尤为心急。在浙江杭州，2万株滞销兰花开出了低于五折的售价；福建平潭一户农民的700亩大葱，到4月就会烂掉。河北邯郸的一位村支书自费3.5万元，买光了全村滞销的鸡蛋，再发给孤寡老人。

有电商从业者此前接受采访时总结，疫情期间农产品滞销严重，原因大概三点：一是农贸交易中心等关闭，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渠道几乎停转；二是防疫期间道路封闭，物流困难；三是因为停工，打包发货所需的纸箱、人工等短缺。

在吉林白城的东风村，20余户农民家总共滞销了80吨大蒜。党支书班立平说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物流运输，往年热络的外经销商目前都没来。



这位焦虑的书记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到了网上，这几天接了30多个电话。有两家超市来电，听说村里品种和山东大蒜不同，蒜瓣小，更适合发蒜苗、做蒜蓉，便没了兴趣。有人要买三五百斤，开着车过来，班立平带着他们在村里转。安静的街上很快涌出滞销的农户，“咋地，书记，来人了？”

再过一个月，蒜就要烂掉了。好消息是，道路管制正逐渐放宽，有客商开始来电咨询。东风村现在要和时间赛跑。班立平琢磨，今年哪怕便宜些，村民不赔本就行。

孙雄的镇上，村里的大喇叭最近整天喊“恢复生产”，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劝说。

难解的问题在于，务工者们并不愿轻易更换工作地点。浙江、江苏、广东等地发来的用工需求都很多，动辄要几百人。可村民大多还想继续节前的工作，都等着老板复工的通知。那里有朋友和人脉，有熟悉的生活。

“何况，一个人原本做机械，已经是熟练技工，现在让他做电子，重新学，万一不擅长呢？他会觉得自己在冒风险。”孙雄说。

春种也开始了。倘若没有疫情，大家年后返工，家里的地留给老人种。可现在，不少青壮年还在家，想着不让老人吃苦，索性把地种完再走。

孙雄最“恨铁不成钢”的，是待久了有了惰性的人，说不出门了，在家搞种养殖。孙雄提起养殖注意事项，对方一问三不知，明显在敷衍。

河北邢台的那位驻村干部说，他的镇里条件好，复工压力不大。附近有很多工厂，村民就近务工，进出村时量下体温就行，大半都上班了。

陕西某村的工作队长则告诉记者，村委办公室的桌子上，现在铺满了江浙地区的招工海报，可县里的务工者以往主要流向西安、陕北和新疆，这些地区不少企业还没营业。

### 3

生活总要继续。孙雄发现，最近交通、购物还不太方便，村里便有四五户村民，开着小货车，到镇上批发果蔬，拉回村里卖。

对这些悄然萌发起的新生意，干部们也考虑过，要不要干预，最后都觉得算了。它们不太合规，但的确方便了老人；经营者都是本村村民，比起每家每户去到很远的镇上采买，似乎也更安全。

在陕西，那位工作队长的村子正空前热闹。因疫情还未返工的年轻人并没闲着，同村人间互相帮衬，不少家修起了房。村里一批住宅都是前几年脱贫攻坚时建的，制式要合规，面积并不大。这

些年，好多人家赚到了钱，陆续买了水泥沙子堆在家里。春节期间不得出门，一家人都挤在15平方米的厨房里烤火，扩建的心便更甚。

村里目前规定，干活儿时必须戴口罩，吃饭不能围一起。干部们不时去盯一下，工作队长说，看在眼里挺高兴。往年这时，村里年轻人早都走了，现在反倒有了些过年般的人气儿。

湖北的春耕季也到了。覃章伟几乎每天开车去一趟镇里，帮村民交水费、电费，去肉店切肉，再买老人的药和孩子们用的文具。新的任务是，统计各家春种用的农资，由镇里农技站统一配送。在他的村庄，2020年，种子终归如期播下了。

孙雄记得，春节期间，有天下大雪，他在关卡执勤。那天他没带水壶，口渴到不行，便随口嘟囔了下。在场的一位老大爷，腿有些瘸，啥都没说，转头往家走。孙雄也没注意，没想20分钟后，老人从家里打了杯热水，又一瘸一拐回来了，“你们辛苦了，总要有口水喝。”

江勇老家的那位乡镇干部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对于老乡们务工时的遭遇，最强烈的感受是“心疼”，“他们信任我们才去，我们也真想帮他们。”

江勇和妻子节前在昆明务工。他们在那里租了一整间房子，有家一样的生活。他们最近在老家盖房，欠了一笔钱，觉得东部的收入更高。他想核实新工作的信息，其实心安了，就没事了，但一直没等来东部县城的政府人员。好消息是，乡劳保所的所长要来帮他们了。

老家的干部说了，从此以后，集体务工的每一批人，都由政府派专人送到，安顿好后，工作人员再返回。

很多时候，帮助展现出了用处。在湖南邵阳，政府为一家滞销了3万斤鹌鹑蛋的养殖场安排了媒体拍摄。短片发出后，滞销了1个月的蛋，2天就卖完了。心有余悸的老板娘说：谢谢，谢谢，20万元的货，我们差点就垮了。

湖北黄州的一位农妇有着罹患重度精神病的孩子，丈夫意外摔死后，她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，并最终成了“脱贫能手”。但在刚刚过去的冬天，她又多了3万枚卖不出去的柴鸡蛋，足以将她拖回深渊。

负责帮扶的村官编辑了网络求助信息，发出后7个小时，黄州人买光了她的鸡蛋。货物交接时，农妇几乎说不出话。当天晚上，那名村官用了2个小时，给全城每一位买鸡蛋的人发送了感恩的短信。

丁锐在等着湖北解禁那一天。对于接下来的工作，他并不太担心。站在田间，看着三三两两的人已经在自家地里劳作，他还是相信，这个冬天都熬过了，一切总会好起来的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
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

